

記載二次世界大戰的史書裡，詳細描述了納粹德軍對猶太人的殘暴不仁。但是，戰爭結束後，歐洲曾出現過一次「迫遷」的報復行動——對德國平民進行「種族清洗」。這是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迫遷行動，是慘絕人寰的大復仇，史書卻甚少提及，連德國中學的標準教科書，也避而不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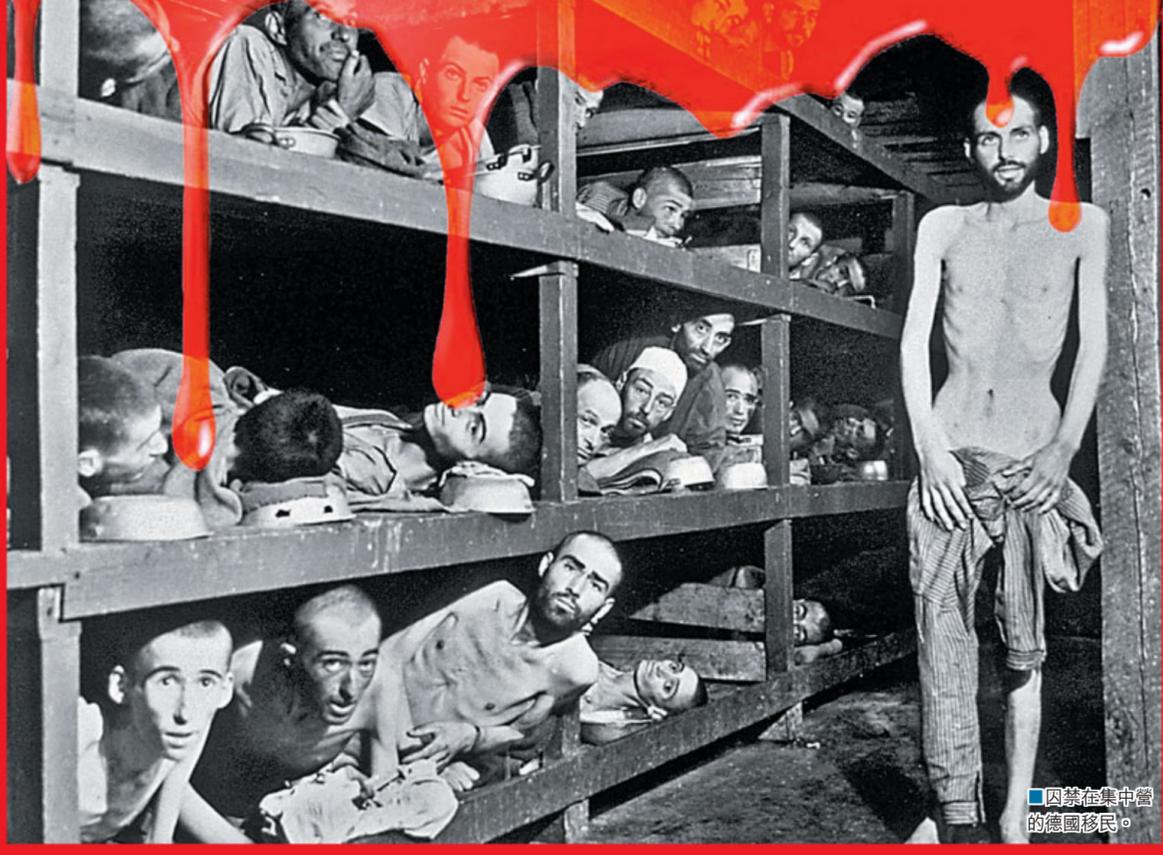
戰後遭迫遷的德人，以老弱婦孺為主，達一千五百萬名，死亡人數達五十萬。

悲劇發生至今快七十年了，倖存者所剩無幾，此段歷史似乎可以被輕輕抹掉。不過，美國一史學家經過二十年的研究和分析，最近出書詳細披露當年的血腥行動，還歷史一個真面貌。

往事雖不堪回首，但我們應該認識歷史，牢記歷史，讓戰爭悲劇不再重演。 文：余綺平



戰後遭迫遷的德人，以老弱婦孺為主。



囚禁在集中營的德國移民。

# 向德國復仇 戰後歐洲 種族清洗



對於這次種族清洗式的驅趕行動，德人因為對戰爭心存愧疚，也甚少再提。

### 三盟國下指令

美國歷史學家道格拉斯 (R.M Douglas) 的新書《秩序和公道：二戰後驅逐德人》(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引起國際關注。在此之前，該段歷史凌亂不全，偶爾被人提起，但總是「心照不宣」地輕描淡寫帶過。

原因有兩方面：驅逐德人的歐洲國家認為，這是納粹德國自己造成的惡果，德人死不足惜；另一方面，德人對戰爭心存愧疚，避免再挑起仇恨，不提為妙。

指令這場種族清洗的行動者，是三大戰勝盟國政府領導人，包括：英國的邱吉爾、美國的羅斯福和蘇聯的斯大林。執行指令的國家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

### 移民多達八百萬

事件追溯到納粹上台期間，希特勒為了調整其野蠻的擴張主義，將一批批德裔少數民族向東遷徙，進駐中歐和東歐國家，如波蘭和捷克，移民人數多達七至八百萬。

德裔移民與當地政府經常發生衝突，以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蘇台德區 (Sudeten) 為例，德移民在希特勒的支持下，要求自治。蘇台德事件最終由英、法、德、意四國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慕尼黑協議》，將蘇台德割讓給德國。此舉助長了納粹氣焰，使希特勒更加肆無忌憚地橫行歐洲。

大戰結束，納粹德軍的集中營罪行惡名昭彰。因此，戰後的中、東歐國家對德人採取的迫遷報復，沒有引起國際間的關注和同情。

迫遷行動始於1945年，歷時5年。

### 邱吉爾公開支持

據《秩序和公道：二戰後驅逐德人》一書作者道格拉斯形容，此項行動慘絕人寰，猶如種族清洗，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發生的種族清洗悲劇相似。

幕後黑手包括當年的三大戰勝國家：英、美和蘇聯。該書引述邱吉爾在1944年12月向英國下議院宣布，驅逐德人是「令人最滿意和最徹底的安排。」因為多民族聚居會「惹事生非」，製造矛盾。

邱吉爾更引用史實，證明驅逐行動是正確的。他說，法國東部的阿爾薩斯和洛林 (Alsace-Lorraine) 兩個地區，在1871年普法戰爭時割讓給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歸還法國，二戰時又

被德國佔領。兩國的紛爭無日無之，「惟有驅逐移民，始能徹底解決。」邱吉爾說。

### 關進集中營報復

《秩》書指出，《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的作者奧威爾 (George Orwell)，當時以敏銳的洞察力在工黨刊物《論壇》(Tribune) 寫文章預言，「這次驅逐行動罪大惡極，後患無窮。將來會造成無數的困難和騷亂，播下互相仇恨的種子。」

《秩》作者認為，奧威爾看透盟軍領袖的野心和目的。

那些遭迫遷的德國人，大多數是老弱婦孺。他們在槍支的指嚇下，十五分鐘內撤離整條村莊，乘坐運牛火車返國，約八十人擠滿一卡車，缺糧水和冬衣，幾個星期後才抵達目的地。

途中，他們會被關進集中營一段時間。這些集中營，如著名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戰時設置毒氣室，殺害猶太人；戰後，就用來囚禁德國移民。

《秩》引述紅十字會的紀錄，遭迫遷的德人受到虐待、鞭打、強姦，在饑寒交迫下做苦工。單在波蘭南部城市Myslowice一地，1945年的十個月內，近2300名德國移民喪生。

據英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當年的的一份報告指出，「囚禁德國移民的地方，環境惡劣，就像Dachau集中營一樣。」Dachau位於慕尼黑西北部，是希特勒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專門用來監禁政治犯。

### 「英雄」麻木不仁

部分德人被驅逐返國後，亦不得安身。戰爭炸毀了家園，他們被迫四處流浪，長年居住在田野、貨車和火車月台上。他們流亡期間感染了傷寒症，或患上營養不良症，導致死亡率上升。

《秩》書譴責當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 (Edvard Benes) 麻木不仁。他親赴蘇聯，取得斯大林的支持，決定驅逐蘇台德的德國人。回國後他向國人發表演說稱：「在統一民族國家利益的容許下，必須消滅德國人。」德國人離開的原因，「是他們自己巨大的道德上的罪惡，是他們戰前和他們自己的戰爭策略，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留下的創傷。」

貝奈斯雙手染滿鮮血，但是，他曾經被西方的民主國家視為英雄。

### 影響國際法 後患無窮

奧威爾「驅逐德人」將「後患無窮」的預言，也應驗了。2009年歐盟準備簽署

《里斯本條約》，惟獨捷克拒簽。因為根據條約中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當年被逐出蘇台德的德國人，可能要求捷克歸還他們財產。捷克總統克勞斯認為，此舉將迫使捷克陷入無休無止的法律糾紛之中。克勞斯要求給予豁免，歐盟無奈答允。想不到，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驅逐德人行動影響了國際法，將來，繼續禍害無窮。



三戰後，數以百萬德國人被迫遷徙。

《秩》轉載兩封家書，講述德人顛沛流離的迫遷經過，內容感人肺腑。一名德婦被逐出波蘭，她寫道：「我們98人登上運牛的火車卡，擠得像罐頭沙丁魚一樣。途中不斷有人死亡，屍體沿着路軌被扔掉。14日後，抵達蘇軍佔據了的德區，這時候，傷寒症開始蔓延整列火車。」

### 家書感人肺腑

另一封是絕命書。年輕的德婦寫信給丈夫——他是納粹德軍，戰爭結束後，被關進英國的戰俘營。她說，在波蘭被驅逐返國途中遭強姦懷孕，誕下一女孩，孩子不幸喪生了。她寫：「我也不想活了。希望上帝憐憫我，召喚我，讓我和女兒團圓。再見了，請相信我，別責怪我。」

### 重新認識歷史

這些信件和有關檔案，以前從未公開過。自從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東西方逐漸解凍後，東歐國家的政策增加了透明度，容許外間查閱其政府檔案。《秩》作者道格拉斯在這些有利條件下，對當年「驅逐德人」的背景資料進行研究。期間，他還得到國際紅十字會、聯合國救濟總署和英美政府的協助，得以翻查檔案和資料，寫出此書。

道格拉斯希望後人了解此頁歷史。根據2002年的一項調查，德國30歲的青年認識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多過認識歐洲的「蘇台德」——那些他們祖父輩曾經居住而遭迫遷的地方。

上一代人可能因為國家或種族關係，影響他們對二戰的想法，或對德人存偏見。而道格拉斯是新一代歷史學家，沒有思想包袱，他以嚴肅和合理的態度，去分析這段險遭遺忘的歷史。歐美的書評家稱讚，《秩》書成就超卓，值得細讀。

## 顛覆歷史 暴君也溫柔

在歷史上，希特勒的形象毫無疑問是極其負面的，針對其屠殺猶太人、二戰時期暴行的描寫實在有太多，以至於後人評論這段歷史或審視德人的時候，不免有所偏頗。

另一邊廂，同樣作為暴君的斯大林似乎較少被討論，二次大戰期間，波蘭中部至俄羅斯西部，有接近1400萬人喪生於德蘇軍隊之下，二戰後，斯大林也是參與驅逐德人、種族清洗的主謀人之一。對於這兩段歷史，知道的人畢竟太少了，以至於大家忽略了其中的細節。

二戰的歷史在經過幾十年的沉澱以後，陸續被人挖掘出一段段被人忽略的過去。而近年來，關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討論也有新趨勢，人們不再關心他們的殘暴行為，反而著墨於他們更人性化的一面，賦予他們新的形象。

希特勒不再是殺人魔，反而是一個溫柔的情人，非常顧及情人Eva Braun (後來的妻子) 的感受，他也是一個愛好藝術建築的人。

斯大林也一樣，他喜歡讀歷史書，尤其是沙皇和波斯時期的書，他非常疼愛兒女。最新公開的文件發現，女兒在扮演俄羅斯領袖時，斯大林在她面前唯命是從。他對於學問的熱愛也超乎大家的想像，喜歡歌德、巴爾扎克、雨果。

這些人性化的發現雖然動人，但西方媒體似乎不太接受這樣一個有別於他們認知的希特勒或斯大林，德國人重新接觸到的希特勒形象會淡化他過去邪惡的行為。

紐約時事評論員認為，描寫暴君人性化的一面，有淡化罪惡、掩蓋罪行的危險。

而BBC評論員則覺得，不能隨便修改這些人生活上的細節，這樣做猶如剝奪讀者的知情權，因為大多數讀者往往根據某一訊息而對一個人作出評價，只集中描寫希特勒和斯大林殘暴的一面是極不公平的事。

文：伍麗微



外表強硬的希特勒原來也是一個溫柔的情人。